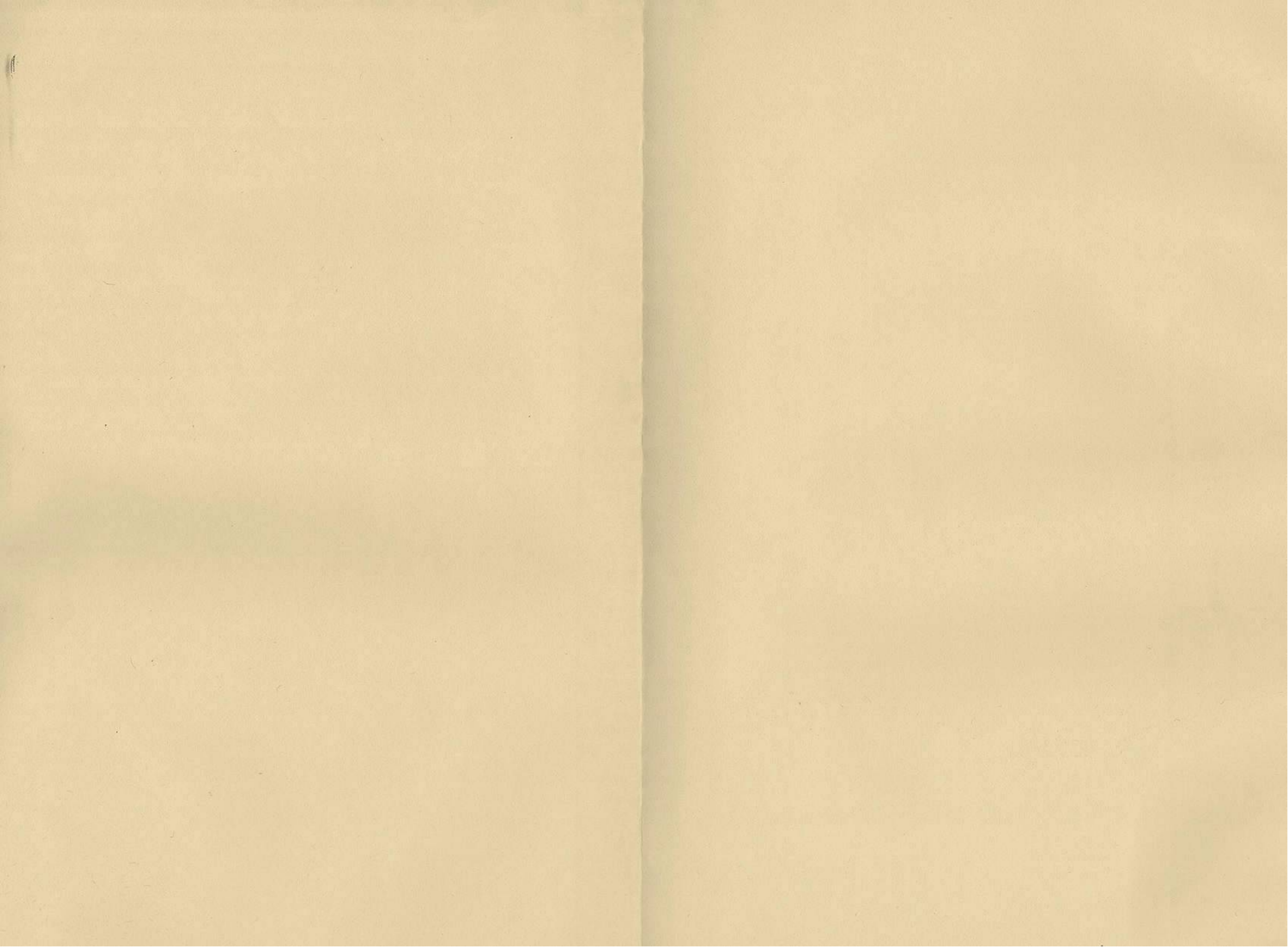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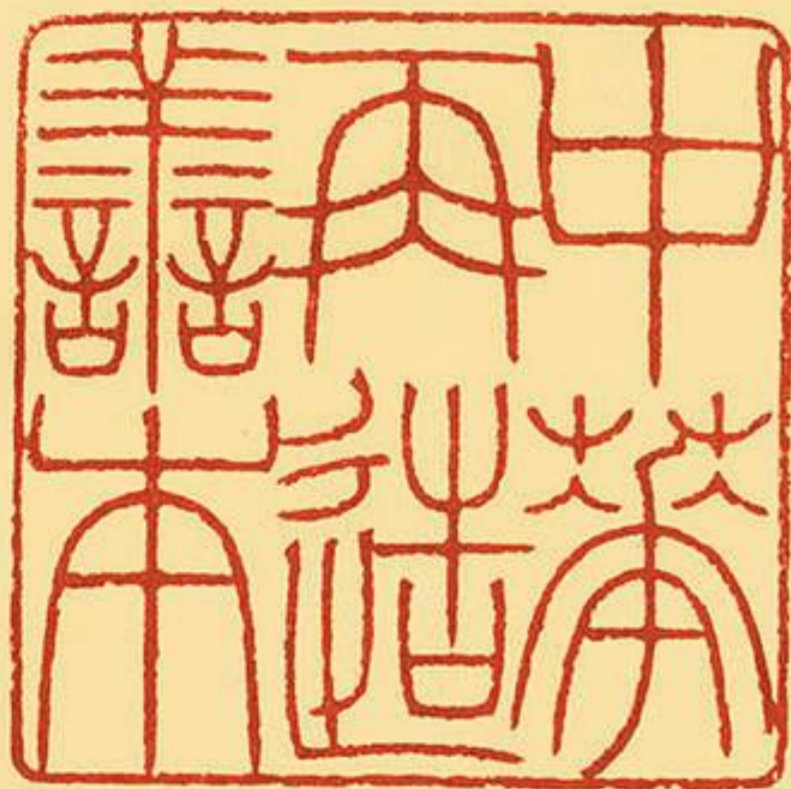


冲虚至德真经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宋遞元修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十一·八釐米寬十五·
三釐米

沖虛至
德真經
宋刊
經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列子

張湛處度注



瑞第一

夫巨細外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眾涉於有生之

而不變者非陰陽之

所然始四時之所遷善

居鄭圃

四十年人無識者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

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自隔於物直言

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

德之至則同於不盡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眾庶也

無是非行無軌迹

則物莫

能知也

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

之試以生晏

伯昏瞀人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

其言曰有生

今塊然不生

生物而不

有化

今存三

不化

自化者

不生

能化化

自不得不生不

得不化者

故常生常化

者不得變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

時不化

復往復其際

而不休者

不生者疑獨

疑其真一而無始終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

不可終

代謝無開形氣

疑獨其道不可窮

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空有亦如莊子之

謂立牝

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立牝

立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立牝之所由

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三邪萬

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

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

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生物者亦化則與

自生自化自

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言天

子列子曰豈且者聖人因陰陽

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

夫有形者生於无形

謂之生者則不無之

不相生

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

知所以生則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无形以相形者

也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明此

物之自微至著變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於太虛之域將

化之相因襲也

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

化之相因襲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於太虛之域將

化之相因襲也

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

化之相因襲也

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 太素

者質之始也 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質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

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 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也易无形呼 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物化宗主宜一而不變者也

易變而為一 所謂易者易與物性不可變也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

九變者究九也 究窮也一變而為七七九不以 乃復變而為一者形變之始

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 清輕者上為天

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 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

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 子列子曰天地

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 全備也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

職教化物職所宜 職王也生各有性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

所否物有所通 大體通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何則生

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 順之則宜定

者不出所位 皆有素分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貞靜躁理不

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貞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盡育羣生

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駢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

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帶於一方者形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形

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

無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 生之所生者

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

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

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

也皆无為之職也 至无者故能為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

負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立

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知盡則无知能極則无能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何安道論曰有之為有情无

以生事而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語名之而无名視之而无形聽之而无

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立以之黑素以 子列

之白輝以之方規以之負負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拍攬拔顧謂弟子百豐

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子生而彼死推之

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遺形則不能不養過生則不能不種有幾化種數

凡有幾條條然若蠅為鶉事見得水為溼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蠓之衣

衣猶生於陵屯陵屯高則為陵鳥此隨所生之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

此合而烏足之根為蟻蟪其葉為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蟻蟪胡

蝶胥也胥皆也言化而為蟲生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此一形之內

駒掇千日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徐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膏

斯彌為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食醯黃輓生乎九猷九

猷生乎九猷生乎腐罐此皆死而更生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

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鷄之為鸛鷓之為布穀布穀

久復為鷄也鷄為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

莧也老荊之為援也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自然無所因感豈爰之獸自孕

而生曰類豈音蟬山海經云豈爰之山有獸其狀如河澤之鳥視而生曰

鷓此相視而生者也其子曰白鷓純雌其名大要青純雄其名穉蜂大要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有生

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生者反終形者反不生者此不生者先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无始无終无生者非本无形

者也本无形者初自元聚无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无刑故能生往復爾非始終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主白之不得

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也盡二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溟

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宅之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河生之无形何

之无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

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慮力盡之地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禮

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无競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

邠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

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雅此而言明人之神

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死人生有不見日

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

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

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述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

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

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

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無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胸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所謂樂天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言則存三往實无窮已也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無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胸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言則存三往實无窮已也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

毀粥能白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壽室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

與化為一體隨化而遷化不覺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矣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時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傳之運自謂變化

可逃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也損

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

而巳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濟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

虧皆在冥中而潛化亦如人自世生至老貌色智能亡日不異皮膚

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之遷變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况妙於此

者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

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

墜乎夫天之蒼蒼非人默之質則所謂天者豈阻遠而无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之天也其人曰天果積

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泥乃氣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

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蹠踏終日在

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舍且作釋此善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

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破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長廬子聞而笑

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

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

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入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

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

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

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外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

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

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借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借亡何為依

其於其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

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无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比日同於无曰汝身非汝有也

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非所有而况无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

有之哉據有此身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偏積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和也或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三目則

委蛇也氣自委結而歸蛇耳若是汝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

所以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首委結中

之虛和之極則無形不生不死不然則性中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蛇行處何

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

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二年而給三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

往施及州間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

數室手目所及三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

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

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

有也五呂益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

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龜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

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然吾盜

天而二殃天何往而有恐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

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其利所以致盜向

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

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若其

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

比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何而

已為惑矣至於其者橫何外物以與已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

章服以耀物籍名位以動眾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

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國氏之次與公道也故

二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有公私

者亦盜也耳未為非盜二公私者亦盜也復欲遣之非能即而无心者也公

公私私天地之德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无公私理无愛吝者也知天地之

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

列子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一





神虛至德真經卷第二

列子

張湛處度注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在情肯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

隨世而善耳

養正命正當性娛耳目供鼻

口焦然肌色肝黥昏然五情爽惑

後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

又十有五年憂

天下之不洽

隨世而憂耳

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黥昏然五

情爽惑

用聰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

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朕之過淫矣作深養

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

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

心无欲則形自服矣

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遊於華

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并州之西台州之比不必使有此國也明至理此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

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其國无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慾

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責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天殤不知親已不知

疎物故无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无利害理无生死故无所樂惡理无愛憎故无所親疎

都无所愛憎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无傷

痛指擗无疢瘖至和者无物能傷熱有痛瘖實由冷癢乘空如復貫震

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墮

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无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也怡然自得召天老

力牧太山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

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

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又二

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百姓號之二百

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山上有神人焉凝寂故吸風

飲露不食五穀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畫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不佞不愛佞亦愛也朝狗萬物思无所偏假音隱假仙聖為之臣仙壽

跡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愿慤為之使畏風也若此豈有君臣使使之哉尊不施

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无愆愆蹇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



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天惡

物无疵厲鬼无靈變是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

後反蓋神人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

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

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子不

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昔

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

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勝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

利害庚當夫子始一解頰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

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也口者所然

我之是非利害歎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歎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

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心既无念口既无言故能忘其所念縱其所言

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

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

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育其身則肌膚不能相容一

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

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蹈火不執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泉推而不慄者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

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

哉姬魚語汝魚當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

者絕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向秀曰唯天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餉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別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有既无始則所造者

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無形矣形既无終則所止者无化矣造音作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終始者亦焉得

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

之迹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

神全一憂患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

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巽以明至死生驚懼不入

乎其肖是故造物而不習向秀曰遇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射者失

莫之能傷也射者失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及晉賈盡破

措杯水其肘上射者發之鏑矢復水射者失方矢復寓

射射者失非不射之射也射者失不當與汝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射者失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

百臨百仞之淵背途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拜

疏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

不變射者失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射者失范氏有子曰子華

善養私名射者失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

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射者失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

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

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垌外射者失宿

於田更商丘開之舍射者失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

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貴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

北聽之因假糧荷耆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

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明之射者失

華既而狎侮欺詒攜挾揆射者失二所不為商丘開

射者失

射者失

射者失

射者失

常无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備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
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
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骸骨无礙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
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
潜行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也昉始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
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
開往无難色大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
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
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口曰吾之道雖吾
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
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无
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
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在者如斯
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

中六百九十一小六十一

列子二

四

庄周

溺也怛然白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
路遇乞見馬醫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
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
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
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
園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无不柔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
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
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曰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
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
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因致怒不敢以全物與
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特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物逆其
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
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而勢極今吾心无逆順者也則鳥獸

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
幽谷理使然也 聖人所以能遊學士使各得其性亦猶 顏回問乎仲尼曰

吾嘗濟乎鴈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
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 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 乃若夫没人則未

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 謾起也向秀曰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謾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 目操舟之

忘水也 止水則无 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岸者
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神明

之舍謂惡往而不暇 所遇皆 以瓦楯者巧以鉤楯者憚以黃金楯者愔
 至有所投日極難象日所 巧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撰內 志

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益流而
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 棠當作塘 孔子從而問之

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
之 道當 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

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二吾无道吾始乎
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汜偕出 汜通出之類 從水之道而不

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故齋素也任其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願

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
也五六月繫塊二而不墜則失者 錙銖 向秀曰繫二九而不墜是用手之

之閒繫三而不墜則失者 錙銖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用乎 審則吾
處也若屢株 駒 望讓曰屢株 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日 謙
彼哉得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分猶散意專則 其痾僂

文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

言其上脩治也言治後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信曰

之海上從滬鳥游滬鳥之至者百住而不下心不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

吾聞滬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滬鳥舞而不下也

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皆可詳哉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言為都忘然後物无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士人假偽形以獲輝海童在和心而鴻游二情相背而不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

垂互會歸不異者蓋士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况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平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情息兼消然

蓋假近以假遠借未以明本目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火吹藉苒

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

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

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

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

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

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閱者游金石蹈

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劉志去智商未之能雖然

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制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文

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不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下

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疆欲為之者有不為而

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俯仰同俗升

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

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无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

木石而不挂破觸鋒刃而无傷殘履危險而无崩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

羣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戰常心故試論之夫

陰陽造化五才偏音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并

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潛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

各有收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无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

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无死地豈用心去就有神巫自齊來處於

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

之皆避而走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感其道也而歸以告壺丘

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壺至又過於夫子也

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无事備有雌无雄耳今吾與汝雖深

有惑而後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向秀曰元其一

和者也

得而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
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
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
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地罪乎不詆不止

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
人无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土其行也水亦其湛也淵黑淵黑之
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或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
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无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
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无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
灰然一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不利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

向吾示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
棄物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
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幾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

先生坐不齋或无坐字向秀曰无住不平混然一之吾无得而相焉試齋
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向秀曰

之極皓然泊心立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鯢旋之潘音潘為淵止水之

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

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此九水

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洞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
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
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
壺子曰已滅矣已夫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退同羣吾與之虛而猗移向秀曰无心不知其誰何向秀曰

而常深根寧極也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茅靡非當為類非向秀曰變化類靡也

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出變而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為其妻爨遺向秀曰食糝如食人向秀曰忘於事无

親向秀曰无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琢之文復怫然而封
我向秀曰真不散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從
也我或作哉遂進遇伯昏瞶人伯昏瞶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良於
十子容舍賣而五將水先饋下之也伯昏瞶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

曰夫內誠不解解與解同形謀成光郭象曰：形謀成光，便得成也。以外鎮人心外

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而款其所患郭象曰：款，美形動物

則所患夫眾人特為食羹羹之貨多餘之贏所貨者羹食所其為利也

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死求於人而而況萬乘

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

是以難惟此類也則化與輕者望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難此者是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無幾何而往則

戶外之屨滿矣歸之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堅也立有

聞不言而出履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

既來曾不廢莖乎廢置也曾无善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

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平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而汝不能使人

無汝保也郭象曰：任平而化則无感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豫出

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无謂也必恒使物感已

易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攝本之徒不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可

故為人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揚朱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數

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揚子居或揚朱之字老子中道仰天而

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揚子不答至舍

進館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

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今夫子聞矣

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矜矜而誰與居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大

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揚朱就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迎將家客舍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厚自

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亞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揚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

我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己以修理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

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

言彊先不已若者所謂在口柔先出於已者不與物競先不已若者

至於若已則殆矣危之也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安也以此勝一身若

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者處

之貴天下之大无心而伸之同於徒矣徒空默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

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性而不競於

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則弱不以求彊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

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積也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

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木彊

則折彊極則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化之徒狀不必重重當而智音

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疎童智狀

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疎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

戴髮含齒何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无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

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无人心

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

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

雖身人面非被鱗鱗行无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夏桀殷紂魯桓楚穆

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

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為則驅鷓鴣鷹

鷩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

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

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音所不所不通故得引而

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其齊欲生亦不假智於人也

牡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

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

行德純者禽帝王之時始離羣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

害物亦有害物之心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玄甲之語者蓋偏

知之所不得大龜龍甲鱗之宗鱗鳳毛羽之長爰逮蚺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

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太古神聖之人備知

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滿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

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制

神魘魅

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蛇百獸率也言血氣之

類心智不殊遠也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无所遺逸焉宋有

狙公者

好養狝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

家口无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已也

音先誑

之曰與若茅

茅粟也

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

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

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眾狙也若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

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

氣

无實而自誇者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按語十日又問未也猶疾視而

盛氣

常求敵而必已之勝

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无繆矣彼神識而我不應忘

勝負

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

至全者更不異鷄无敢應者反走耳

德全者非但已无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无敵於外况自全乎

惠盜

惠盜見宋康王康王

蹠足

蹠足蹠言效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

列子

何以教寡人

惠盜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

之弗中大王獨无意邪

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

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

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

力弗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

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

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

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大王獨无意邪處卿大夫

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盜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

翟无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

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

於孔墨也遠矣

宋王無以應惠盜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

以說服寡人也



